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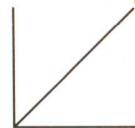


关志钢 主编

世界社会主义纵横
Theories and Socialism in Practices of The World



人民出版社



世界社会主义纵横

关志钢主编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Socialism in The World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马长虹
装帧设计 曹春
版式设计 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社会主义纵横/关志钢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

ISBN 978 - 7 - 01 - 006126 - 9

I. 世… II. 关… III. 社会主义—研究—世界 IV. D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8821 号

世界社会主义纵横

SHIJIE SHEHUIZHUYI ZONGHENG

关志钢 主编

人 人 书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26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06126 - 9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张静如

本书作者是我早年毕业的博士生，一直在深圳大学任教。虽然不在一起工作，见面机会不很多，但他的情况我还是了解的。他发表过很多文章，也出过几本书，应该说很有成就。他是个爱动脑子、爱钻研的人，思想也比较开放，不拘泥。搞研究是要有股子钻劲才行，否则，停滞不前，没什么出息。不过，我还真不知他领着一帮弟子在研究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所以，我接到书稿时，感到很意外，他怎么会研究起这个问题呢？他在后记里说自己是外行，这倒是实话。他是学中共历史出身的，这门学科虽也要关注世界，但究属皮毛。以一个外行却要冒充内行来研究，胆子确实不小。不过，外行研究也有好处，不易受拘束，放得开，钻进去，也可能得出点什么有益的见解。我这个学生不开眼，非找我这个外行写序。我可没他胆子大，别的学科历来不敢碰。可他非要我写，只好硬着头皮，翻看他稿子后，说点外行话。

我看这本书让小关收拾得还像那么回事，应该说不错，至少把事情交待清楚了。书写得比较全面，上下两编分别叙述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纵向轨迹和当代的横向展开，使读者能对世界社

会主义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书写得比较简明，对头绪繁杂的历史和现状勾勒出轮廓，废话不算多，艰涩之语也少，使读者易于掌握。书写得有自身特点，结构安排不俗，且在分析中提出自己见解，虽然未必都对，但确可引起读者思考。一个门外汉带领一帮年轻徒弟把书写到这份儿上，已经不容易了。应该说，这本书不是给大专家们看的，当然也可以看，提些意见，帮助作者们提高，而书的主要读者面是后学者，在不甚了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和现状的情况下，读一读，会得到许多有益的知识。

说实在的，正确认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是个很难很大的课题，需要更多的人去努力。由于它的内涵的丰富性，外延的广泛性，变化的多样性，发展的曲折性以及客观环境的复杂性，就决定了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必须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不要说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民族学、人类学、国际政治学等理论和知识都得用上，而且自然科学也要配合，甚至有时要从民俗学的角度去分析。对此，我真说不上什么来。不过，看了小关主编的书稿，长了不少知识，给了我一些启发，既然写序，怎么也要说上几点：

第一，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是不是研究者应该多读并读懂马、恩、列的原著，特别要注意马、恩的思想、观点的自身发展。就是说，要全面而不是抓住某一句话、某一件事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也包括列宁。否则，片面的理解，不是教条，就是扭曲。当今学术界往往发生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理解上的争论。一会儿说翻译的有问题，一会儿说没看前边的或没看后边的。当然，翻译上会有问题，中文译成英文也出很多笑话，语言的差异想彻底解决不好办。这不，要重新翻译了吗，也许会好一点。不管如何，研究者一定要全读，早的要读，晚的要读，中间的也要读。大家都

读了，就好说话了，再有分歧，那就慢慢来，甭着急，天暂时塌不下来。另外，对于当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持不同甚至相反观点的理论家，如伯恩施坦、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也应予以关注，从中了解争论的焦点，双方互争的理由，并吸取有益的思想成分。

第二，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是不是研究者应该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社会主义形态进行深入的研究。首先应该明确，除了少数人之外，无论主张何种社会主义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坏蛋，不是想害人的。他们的主张和实施办法，必然有好的地方，也有差的地方，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即使整体上是不对的，但总有可取之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开放的，它永远要吸取世界上一切对的道理和有用的办法来充实自己，完善自己。而对各种社会主义形态的主张、实施办法及其成效、困境乃至失败的深入研究，肯定会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切记这种研究不能是走马观花的，不能是远方瞭望的，不能是支离破碎的，不能是大而化之的，而必须是实证的、具体的、深入的、全面的。

第三，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是不是研究者应该认真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和社会发展，跟信奉各种社会主义理念的国家，特别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国家进行比较。甭管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大家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对每个人来说，吃喝拉撒睡谁也跑不掉，某个地块的管理者就是要让这块地方的人生活好。不管社会制度如何，各块地方的管理都有各自的招数。招数不对，大多数人生活下降，就会出乱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麻烦是贫富差距太大，可他们那里目前还算平稳，并有发展，说明他们的招数确有管用的。看来，是值得研究。

第四，研究以上几个方面干什么？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终极目

的是发展我们自己。当代中国的管理者中国共产党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但它不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而是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叫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行的社会主义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叫中国化？什么叫中国特色？其实，就是符合中国国情。国情这个东西不得了，违反了它就给你点颜色看。中共成立后，不甚懂得中国国情，特别有一段“左”倾领导人完全不顾国情，差点把革命断送。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深入研究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出一套办法，使外国侵略者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一点辙都没有，不得不宣告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又出现脱离中国国情的局面，以至闹出个“文化大革命”。临危之际，邓小平出来了，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其高明之处也在于深懂国情、符合国情。可见，国情之厉害。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好，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形态或资本主义也好，都要与中国的实际结合，照抄照搬绝对不行。在别处管用的招数，在中国也许管用，也许不管用。凡是管用的，就拿来用，不怕说三道四；凡是不管用的，就不用，尽管有人把它说成一朵花。总之，虚心研究，明辨是非，有用吸收，没用扔掉，国情坐标，贵在坚持，人人努力，复兴在望。

写到这里，回头一看，多是废话，因为人人都懂。虽是废话，但确是实话。好在真理不怕重复，万一有人忘掉这些道理，提醒一下也有好处。话说回来，这本书是教人长知识的，有兴趣的不妨读一下。

目 录

序 张静如(1)

引论 实践中发展,曲折中前进 (1)

上编 告别“斯大林模式”

一、跨越“卡夫丁峡谷” (17)

 1. 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启示 (18)

 2. “卡夫丁峡谷”的成功跨越 (32)

 3. 社会主义与世界政治 (53)

二、教条主义与体制僵化的双重困扰 (57)

 1.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思潮的滋生与泛滥 ... (57)

 2. 社会主义初期实践步履艰难 (71)

 3. “斯大林模式”再思考 (88)

三、社会主义改革与苏东剧变	(96)
1. 关于赫鲁晓夫改革	(96)
2. 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探索	(108)
3.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东剧变	(125)
四、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43)
1. 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坎坷	(143)
2. 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162)
3.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流砥柱	(176)

下编 走向多元展开

一、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前景	(189)
1. 苏东剧变冲击波下,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 改革与建设	(189)
2.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 与前景展望	(208)
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	(219)
1. 不断变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	(219)
2. 绿色思维与生态社会主义	(235)
3. 欧洲共产主义兴衰	(255)
三、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与思考	(262)
1. 从殖民主义到社会主义	(262)
2. 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	(268)

3. 宗教与社会主义	(281)
4. 民主社会主义向亚非拉地区的拓展	(292)
四、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展望	(304)
1. 中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转型	(304)
2. 改革探索中的俄共及俄罗斯左翼运动	(317)
结语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及其对于社会主义 发展之影响	(337)
参考文献	(341)
后记	(349)
补记	(351)

引 论

实践中发展，曲折中前进

21世纪伊始，回首世界社会主义走过的曲折道路，展望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大趋势，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从近世欧洲伟大思想家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问世、空想社会主义萌发算起，社会主义已有近500年的历史，远长于资本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发表、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计算，科学社会主义也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曲折与辉煌，并给整个19世纪以来的人类社会历史深深打上了各国共产党人的烙印；在当今世界，仍有超过十亿以上的人口，其生活和命运与社会主义前途息息相关。

500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展示了无数理想主义者对于自由、公正、平等、幸福的孜孜追求，描绘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理想生活画面。其间道路虽然艰难坎坷，但始终以多样化的发展模式贯穿着与时俱进的创新主题，曲折中不断摸索前进，实践中不断总结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挫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1989年秋至1991年间，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发生了连锁式的急剧变化，即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先是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先后失去

政权,由反对派上台执政,纷纷改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接着是苏联解体,原各加盟共和国相继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选择。曾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也改弦易辙,组建俄罗斯统一社会党,打出民主社会主义旗帜。经历十月革命后 70 多年的风风雨雨,除了中国、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继续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外,曾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相对峙的庞大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一夜之间几乎全部瓦解了。

人们都还记得,苏东剧变后,“历史的终结”论者福山曾坦言,“对西方自由主义切实可行的制度性替代在总体上已经枯竭”,自由主义制度将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则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令他们遗憾的是,所有这一切迄今并未兑现。

步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并没有像某些西方政治家预言的那样因苏东剧变而破产。且不说生态社会主义等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方兴未艾,民主社会主义为代表的中左翼力量在欧洲政坛重新崛起,中国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及制度建设更是彰显出勃勃生机。在论及这一问题时,笔者不由得想起另一个令人激动的场景:近一个世纪以前,当中国社会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之下,整个世界还笼罩着资本主义阴影的时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先驱李大钊曾充满信心、激情大胆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今天,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备遭质疑的时候,一位俄罗斯学者坚信:“隧道的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定会“让历史再度沸腾起来”。这一切恐怕不仅仅是各国社会主义者的良好意愿和热切期盼的问题,而是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从

根本上讲，世界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在苏东剧变后依然昂首挺进，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并未背离人类文明共同规律，摸索中前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踏准了世界历史韵律的节拍。有目共睹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制定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到提出以人为本，从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与逻辑统一之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更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人类文明共同规律的同拍共舞。这种发展既鼓舞了各国社会主义实践者的坚定信念，亦引起海内外学者对今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趋势日益浓厚的研究兴趣。

当然，提到社会主义发展，讲到苏东剧变及其带给世界社会主义的惨痛教训，首先有一个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正确认识问题。对于苏东剧变，且不论西方政治家的预言正确与否，基于什么样的动机，至少这一发生在 20 世纪末叶的重大事件，给人们尤其是马克思事业的继承者们留下了许许多多有待认真、深入思考的研究课题。苏东剧变之发生，可以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最沉痛的教训，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挫折，它揭示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即如果搞不好，社会主义可以演变，共产党可以垮台，资本主义可以复辟。

对于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们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种种变化，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归根到底不是来源于什么本本，不是因为导师们都说了、写了些什么，而是来源于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历史和实践。理论发展

的最深厚的源泉和动力,就是人们的社会实践。举个简单例子。上个世纪初,由于对资本主义认识和了解的不够,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调控能力的明显估计不足,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曾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作了过于乐观的预测,以至得出帝国主义是“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结论。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可我们所面对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显然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曾给人似已“垂死”、“腐朽”形象的资本主义。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顾客观现实,依然固守明显过时的结论,势必丧失与当代世界不同思想流派对话的机会。同样道理,我们今天所理解和建设的社会主义,较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乃至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都有了巨大的发展,越来越具有时代特征和国情特色。这说明到任何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必须善于研究形势的变化,研究现实社会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以此作为制定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我们常讲,无产阶级政党的特点和优势之一在于它理论的彻底性、实践性和发展性,即它能够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正视并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断地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进步而创新发展,根据实际提出自己的理论、路线和纲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会走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今日欣欣向荣之发展。中国共产党 80 多年奋斗史告诉人们,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思想品性和力量源泉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今天,需要回答的问题很多。例如:苏东剧变发生后,有人将如此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发生简单归结为苏共党内出了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叛徒”,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也有人认为剧变的发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战略取得了成功。这样的观点要能成立,恐怕首先需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例如,解体前的苏联有近2 000万共产党员,1 000多万共青团员,有70多年共产党执政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基础,结果仅仅因为出了一个“叛徒”,就可以把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颠覆,令共产党人下台,戈尔巴乔夫真有如此大的能耐?再有,情况显示,当年戈尔巴乔夫“出卖”苏共、瓦解苏联社会主义时,整个苏联共产党、青年团以及左翼群众中,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挺身而出,保卫苏共,挽救苏联社会主义,这是为什么?人们不免要问,剧变发生之前,苏联广大共产党员和普通民众有多少人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促使他们信仰动摇的原因又是什么?剧变发生时,苏联民众的真实想法和感受究竟是什么?再拿“和平演变”来说,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付社会主义的基本战略,“和平演变”并非什么新的东西,而是由来已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冷战思维主导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50年代中期起,就不断对苏联、东欧、中国的社会主义施展其“和平演变”战略,数十年间从未动摇和放弃这一战略。可为什么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和平演变”战略才在苏联、东欧奏效?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那么,在西方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几十年间,苏联、东欧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与此同时,同样的战略在中国、越南、古巴以及其他几个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却不灵验,为什么?

再比如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在世时,以他们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第二国际理论代表伯恩施坦等人之间围绕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论争,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占了上风,可如今几乎所有欧洲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都远远小于社会民主党人,而且在可预见的短时期内,这种力量对比还看不到有根本扭转的迹象。东欧剧变发生后,原来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几乎都改称社

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表示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苏联、东欧、中国等影响下,亚非拉广大地区曾经出现为数众多的标榜社会主义的不发达国家,推行各种各样的民族社会主义和宗教社会主义。可几十年下来,它们中绝大多数“社会主义”都不成功。所有这些究竟为什么?

“全球化”是当今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那么“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又意味着什么?其实当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讲得已很明确,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过程,从“世界历史”的层面看,共产主义不可能是地域性的,它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这无异于在告诉人们,“全球化”趋势其实并不可怕,因为它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原本是一致的。从长远看,“全球化”不仅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同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由之路,按照事物否定之否定的客观发展规律,通过资本主义的不断自我扬弃,眼下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最终将导向社会主义的全球蔓延。

而眼下世界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显然是今后中国社会主义的走向和命运。这不仅因为中国是当今乃至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希望所在,更因为中国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从未有过,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或没有充分论述过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大师的邓小平,曾经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提出了两个看似浅显但却是最根本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搞了几十年,不知道什

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认为，邓小平所讲的“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对过往数十年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实际状况的十分形象和准确的概括。

如果从 1956 年中共八大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建立算起，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已经走过近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里，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和概念也早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然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仍然是理论界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课题。

至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其直接后果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但是，在这之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传统抑或现代，空想还是科学？其失败仅仅是某些偶然因素如个别领导人的专制、腐败、“出卖”所导致，还是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工作者们来研究、解释和回答。而且，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问题上，西方政治家们实际上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自我调控能力的估计不足，得出社会主义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荒唐结论。当年列宁的结论固然与如今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现状不符，可布热津斯基关于“社会主义彻底失败了”的结论，同样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现状以及越南、古巴、朝鲜等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现实不符。苏东剧变的发生，实际上只是宣告了空想社会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不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失败。无论西方政治家们愿意或承认与否，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仍将在探索中不断前进，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就像一个半世纪前，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的出现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一样。尽管当年“旧欧洲的一切势力”联合起来结成所谓“神圣同盟”，对社会主义运动进行围剿，也无法阻止“共产主义的幽